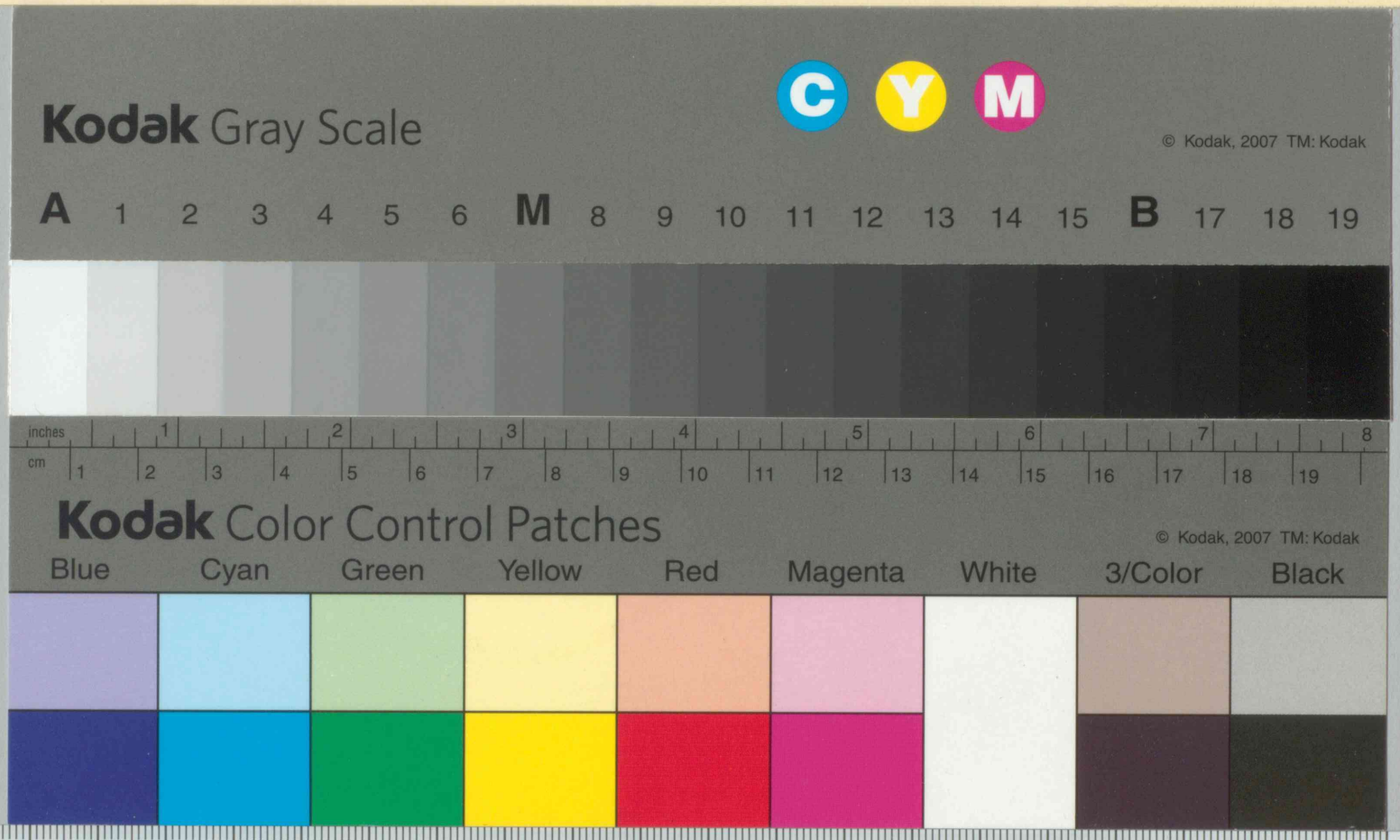
41942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2
200030
2204



375.3
Ka14
資料室

修改新編漢文讀本 簡野道明編 巻五

資料室

大正十一年一月十日
文部省檢定濟
中學校漢文科用

375.9
Kai4

簡野道明編

改修新編漢文讀本

東京 株式會社 明治書院

廣島大學 教 19091 圖書

目次

改修新編漢文讀本卷五目次

和氣清麻呂論 賴襄 一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四
桃花源記 陶潛 五
諸葛孔明傳 十八史略 七
前出師表 諸葛亮 一三
蜀相 杜甫 一七
諸葛武侯誡子 小學（練習） 一七
柳氏家訓 小學 一八
熟語 二〇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二〇
學則 弟子職（練習） 二三

廉頗藺相如　十八史略　二四
題藺相如奉璧圖（練習）　安井衡　二七
格言三則　二八
鴻門之會　史記　二八
鴻門高（練習）　秋山儀　三七
孺子可教　史記（練習）　三八
留侯論　蘇軾　四〇
經下邳圮橋懷張子房（練習）　李白　四三
英雄末路　史記　四四
題烏江亭（練習）　杜牧　五〇
讀項羽紀（練習）　林長孺　五一
熟語出典例　五二

袁州學記　李觀　五三
師說　韓愈　五六
學問思辨行　中庸　五八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五九
故事二則（練習）　六二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六四
登岳陽樓（練習）　杜甫　六六
春望（練習）　杜甫　六七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六七
天時不レ如二地利一　孟子　七一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七二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七七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八二

鈷鉧潭記　柳宗元　八四
熟語　八五
捕蛇者說　柳宗元　八五
賣柑者言　劉基　八八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九〇
賣花翁（練習）　阪井華　九三
雜說四　韓愈　九四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九五
左遷至二藍關一示二姪孫湘一（練習）　韓愈　九七
祭十二郎文　韓愈　九八
爲兄軾下獄上書　蘇轍　一〇三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一〇六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練習）　李白　一〇九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練習）　一一〇
前赤壁賦　蘇軾　一一二
後赤壁賦　蘇軾　一一五
題赤壁圖後（練習）　安積信　一一七
題赤壁圖（練習）　市川世寧　一一八
峨眉山月歌（練習）　李白　一一九
瀧岡阡表　歐陽修　一一九
陳情表　李密　一二五
燕詩示劉叟（練習）　白居易　一二八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一二九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一三五

過平原作　文天祥　一四〇
弔古戰場文　李華　一四一
己亥歲　曹松　一四五
熟語　一四五
上高宗封事　胡銓　一四六
謄本胡邦衡上高宗封事序（練習）　林長孺　一五一
文天祥不屈　宋史紀事本末（練習）　一五三
正氣歌並序　文天祥　一五八
和文天祥正氣歌並序（練習）　藤田彪　一六一
陶淵明　晉書本傳　一六七
歸去來辭　陶潛　一六八

孟子抄　一七〇
牽牛　孟子　一七三
四端　孟子　一八〇
大丈夫　孟子　一八一
舍生而取義　孟子　一八二
論語抄　一八四
孔子世家贊　史記　一八七

廣島大學圖書之印

改修新編漢文讀本卷五

和氣清麻呂論

賴襄

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無氣節非士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天下之安危。國之有士氣也。猶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楫也。舟無楫則覆、家無柱則傾、國無士氣則亡。吾觀於和氣清麻呂之事、有以知之。神龜・寶字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橘諸兄以華胄、位極正一位矣。聖武之惑溺

和氣清麻呂、備前人。桓武天皇延暦十八年(一四五九)薨。

以上第一段、論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以爲冒頭。卽一篇主意。

神龜、聖武天皇年號。天平寶字、

孝謙天皇年號。

盧舍那佛謂奈良東大寺大佛也。

膜拜、舉兩手伏地而拜也。膜音模。

兩朝、聖武孝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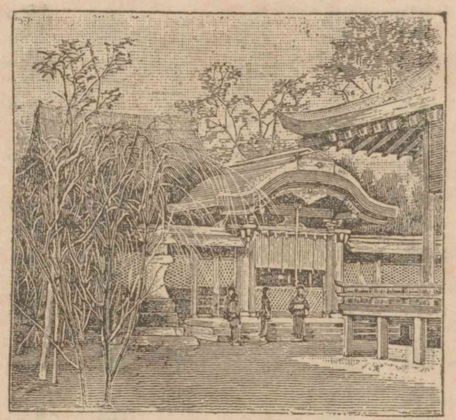
玄昉、南都興福寺僧。

景雲、稱德天皇年號。

婦言、事無益與造、不聞其一言匡救之也。帝之慮盧舍那佛也、與皇后・皇太子、備儀衞往。諸兄爲後乘、合掌膜拜、以當萬衆之觀、而不恥也。吉備眞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至大臣、稱爲帝師矣。玄昉之濁亂宮闈、而熟視之而已。仲滿之驕橫、道鏡之僭竊、而如不聞知、相率拜賀、仰爲法王而不恥也。觀此二人之所爲、可以推其他矣。景雲之元、釋奠大學。其二年、旌表孝子貞婦。其三年、百官朝道鏡於西宮。噫釋奠之禮、何禮乎。旌表

和氣公像

以上第二段、先呼起清麻呂、次極論當時滿朝無氣節之士。



護王神社

之典、何典乎。而眞備則以爲道行矣乎。故講禮講學、儼然稱士大夫、而無氣節焉、則其無益於國也、如此。夫以赫赫天朝、祖宗百世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惧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焉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清麻呂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爲倚賴也。及光仁天皇之卽位、

首召還清麻呂復其本官是矜式士大夫定天下之所向也嗚呼可謂知所務矣天下可百年無如諸兄眞備者不可一日無如清麻呂者

天下可百年無如諸兄眞備者不可一日無如清麻呂者。

＝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材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士。（方孝孺）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如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

矜、敬也、式、則也。孟子曰、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以上第三段、論有清麻呂一人之氣節維持當時天下、以結主意、更合論諸兄。眞備清麻呂、醜美對照、慷慨以終之。誰不讀之興氣節之心哉。

逆旅、客舍也。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

秉、音丙、執持也。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良、信也。以、因也、故也。

大塊、大地也。天倫、謂兄弟之倫。穀梁傳隱元年、兄弟、天倫也。

羣季、以一族會宴者、比李白、皆年少、故云爾。

晉謝靈運、封康樂侯、其族弟曰謝惠連。吾人、李白自謂。羽觴、爵也。作生爵形、爵、雀也。

金谷、晉石崇園、在洛陽。崇嘗會客賦詩、不成者、罰之以三觴。

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

通レ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二良田美池桑竹之屬一、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二外人一。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二漁人一、乃大驚、問二所從來一。具答レ之。便要還レ家、設レ酒殺レ雞作レ食。村中聞レ有二此人一、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二秦時亂一、率二妻子邑人一、來二此絕境一、不二復出一焉。遂與二外人一間隔。問二今是何世一、乃不レ知レ有レ漢、無レ論二魏晉一。此人一一爲具言二所聞一、皆歎惋。餘人各復延二至其家一、皆出二酒食一。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二足爲一外人一道也。既出、得二其船一、便扶向路、處處誌レ之。及二郡下一、詣二太守一說如レ此。太守卽遣レ人隨レ其往、尋二向所誌一、遂迷不二復得一レ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レ之欣然親往、未レ果、尋病終。後遂無二問津一者。

八卷　太元、晉孝武帝年號。

歎惋　外人屢遭二世亂一也。惋、音腕、歎歎也。

諸葛孔明傳　十八史略

琅琊諸葛亮、字孔明。寓二居襄陽一、隆中。每自比二管仲樂毅一。劉備訪二士於司馬徽一。徽曰、儒生俗士、豈識二時務一。識二時務一者在二俊傑一。此閒自有二伏龍鳳雛一。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レ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備三往乃得レ見レ亮、問レ策。亮曰、曹操擁二百萬之衆一、挾二天子一令二諸侯一。此誠不レ可レ與爭レ鋒。孫權據有二江東一、國險而民附。可レ與爲

琅琊　山東省諸城縣。

隆中　地名。在二今湖北省襄陽府西北一。

伏龍　比二孔明一。

鳳雛　比二士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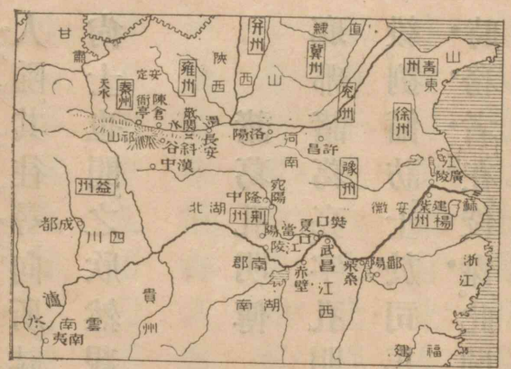
江東有二三江五湖一、固故曰二國險一。

百貨之所出、若天之府庫。

益州、屬四川省。秦川、陝西・甘肅兩省之地。

簞、竹器也。壺、瓠也。言民以簞食壺漿歡迎也。

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荊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衆出秦川、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乎。備曰、善。與亮情好日密。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曹操進軍江陵、東下。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見權說之。權大悅、與備協力、破曹操於赤壁。及魏曹丕簒立、備卽帝位於武擔之南。是爲昭烈皇帝。以亮爲丞相



委國事。尋昭烈討吳、還于永安、病篤。乃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崩。亮乃遣鄧芝、使吳修好。芝見吳主曰、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共爲脣齒、進可兼幷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吳遂絕魏、專與漢和。南夷畔。亮往平之。有孟獲者、素爲夷漢所服。亮生致獲、使觀營陣之閒、縱使更戰、七縱七禽。亮猶遣獲。獲止不

三江、松江・婁江・東江也。

祁山、在甘肅省。

天水・安定、竝在甘肅省。

鞠躬、屈躬就之、盡力之義。

散關・陳倉、竝在陝西省。

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率諸軍、北伐(ノカタ)魏。臨發上疏陳出師之由、告帝以政治之要、遂屯漢中。明年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略無所備。猝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安定等郡、皆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如長安、遣張郃拒之(ガシムヲ)。亮使馬謖督諸軍、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郃大破之。亮還漢中。已而復言於漢帝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アラカジメル)也。引兵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亮又伐魏圍祁山。魏遣司馬懿、督諸軍拒亮。懿不肯

木牛流馬、亮與杜叡・胡忠作之。象牛馬狀、貯米其中、而機巧使可行以運糧。

邸閣、藏米之倉庫。

巾幗、婦人首飾。遺之者、辱其無丈夫之志、怒之挑戰也。

數升、漢一升、我一合一勺餘。

戰。賈詡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乃使張郃向亮。亮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郃追之、與亮戰、中伏弩而死。亮還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悉衆十萬、又由斜谷口伐魏、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以前者數出、皆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懿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亮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

曰、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有大星赤而芒。墜亮營中、未幾亮卒。長史楊儀、整軍而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不敢逼。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材也。亮爲政無私。馬謖素爲亮所知。及敗軍流涕斬之、而卹其後。李平・廖立皆爲亮所廢。及聞亮之喪、皆歎息流涕、平至發病死。初亮嘗表於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謚忠武。（修）

仲達司馬懿字。

卹同恤憐也。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

蜀後主建興五年、丞相諸葛亮、率諸軍北伐魏、臨發上此表。孟子梁惠王下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

府中、大將軍幕府也。

郭攸之、南陽人。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二人爲侍中。董允、字休昭、爲黃門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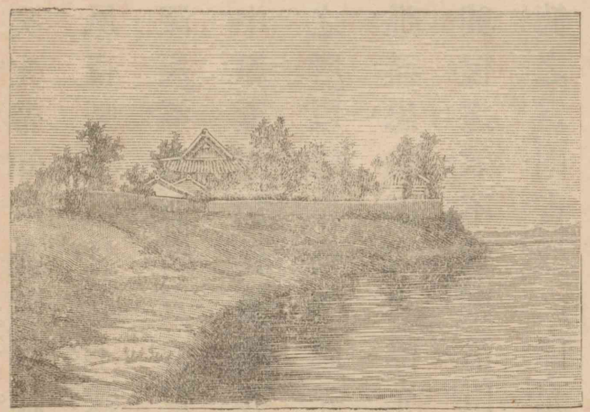
向寵、襄陽人。建興元年、爲中都督、典宿衞兵、遷中領軍。

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擧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

侍中尚書、斥陳震。長史、斥張裔、參軍、斥蔣琬。三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性命、同生命。聞、名譽著聞也。達、官位顯達也。

建安十三年劉備與曹操戰、敗于當陽長阪、走夏口。遣亮求救孫權。



諸葛孔明祠堂

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瀘、水名、今金沙江也。後漢南蠻傳註、瀘水、一名若水、出朱提郡。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

雅、正也。

(一)危急存亡之秋　帥廬三顧　(二)桓靈＝堯舜＝孔孟＝李

杜

杜甫、字子美、唐襄陽人。大曆五年卒。年五十九。有集六十卷。

錦官城、成都府城名。李成時、置錦官、管產錦。故名。

蜀相　諸葛武侯誠子

杜　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堦碧草自春色。　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　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諸葛武侯誠子

小學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柳氏家訓　小學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憎前經而

柳玭、字直清、唐柳公綽之孫、仕至御史大夫、作家訓、戒其子弟。

漢書、匡衡說詩、解人頤。

頗僻、謂偏頗邪僻之行。

簪裾、猶言衣冠。

廝養、謂奴僕。

麴蘗、酒也。

名宦、顯仕也。

匿近、陰附也。

權要、有勢位者。

資、猶品也。

猜、恨也。

燎、燒也。

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遊、耽嗜麴蘗、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熟語

庭訓　書紳　努力　考妣　北堂　怡怡　慰藉
破顏　冷笑　反目　執拗　矛盾　青衿　弱冠
古稀　昧爽　黎明　黃昏　秋毫　忖度　杞憂
富春秋　風木悲　切切偲偲　先入爲主

齊昭、字子信、號二景山一、水戸藩主。萬延元年薨、年六十一。私二諡烈公一。

論語衞靈公篇、人能弘レ道、非レ道弘レ人。

中庸、道也者、不レ可二須臾一離レ也。可レ離非レ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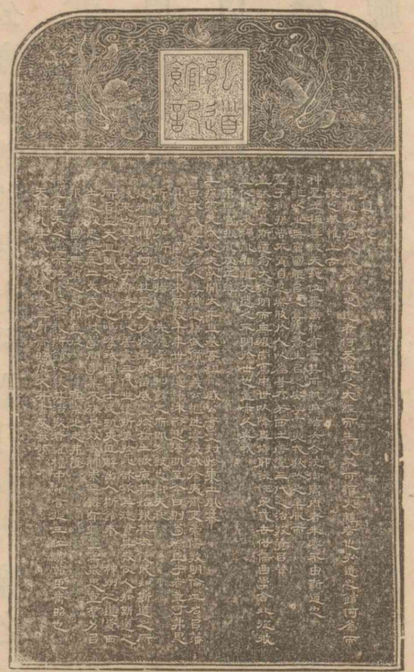
弘道館記

德川齊昭

弘道者何。人能弘レ道也。道者何。天地之大經、而生民不レ可二須臾一離者也。弘道之館、何爲而設也。恭惟、上古神聖、立極垂統、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所以照臨六合、統御宇內者、未嘗不由斯道也。寶祚以之無窮、國體以之尊嚴、蒼生以之安寧、蠻夷戎狄以之率服。而聖子神孫、尚不肯自足、樂取於人以爲善。乃若西土唐虞三代之治教、資以贊皇猷。於是斯道愈大愈明、而無復尚焉、中世以降、異端邪說、誣民惑俗、俗儒曲學、舍此從彼。皇化陵夷、禍

書經、皇建其有極。注、極、中正至極之義也。

中庸、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注、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亂相踵。大道之不明於世也、蓋亦久矣。『我東照宮撥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吾祖威公、實受封於東土、夙慕日本武尊之爲人、尊神道、繕武備。義公繼述、嘗發感於夷齊、最崇儒教、明倫正名、以藩屏於國家。爾來百數十年、世承遺緒、沐浴恩澤、以至今日。則苟爲臣子者、豈可弗思所以推弘斯道、發揚先德乎。此則館之所以爲設也。』抑夫祀建御雷神者何。以其亮天功於草昧、留威靈於茲土、欲原其始、報其本、使民知斯道之所繇來也。其營孔子廟者何。以唐虞三代之道、折衷於此、欲欽其德、資其教、使人知斯道之所以益大且明、不偶然也。』嗚嘻、我國中士民、夙夜匪懈、出入斯館、奉神州之道、資西土之教、忠孝无二、文武不岐、學問事業、不殊其效、敬神崇儒、無有偏黨、集衆思、宣羣力、以報國家無窮之恩、則豈徒祖宗之志弗墜、神皇在天之靈、亦將降鑒焉。設斯館、以統其治教者誰。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齊昭也。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

威公、德川賴房謚號。家康第十一子。

義公、德川光圀謚號。賴房第三子。光圀以弟襲封、後讓國於兄子。

建御雷神、常陸鹿島神社祭神也。奉天祖命、平定豐葦原中國、茲土、當陸國也。

折衷、折、斷也。衷、中也。謂爲斷事之標準。史記、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學則

弟子職

弟子職、管子篇名。

溫和恭遜也。

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爲學則。

服、猶行也。
常、謂常所。就、有德、親仁也。
飭、音勅、整也。

廉頗藺相如

十八史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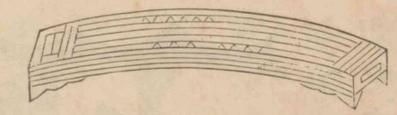
趙惠文王嘗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欲不與、畏秦強。欲與、恐見欺。藺相如願奉璧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既至、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紿取璧、怒髮指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相如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

和氏璧、楚人卞和、得玉璞於荊山、奉獻楚王、因命名曰和氏璧。
紿、欺也。
卻立柱下、卻行而立倚柱也。

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秦王許之。相如度秦王終不如約、遣從者懷璧、閒行先歸、身待命於秦。昭王賢而歸之。秦王約趙王、會澠池。相如從。及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爲秦聲。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爲一擊缶。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

澠池、今河南省河南府洛陽澠池縣治。
缶、盛酒瓦器。秦俗擊之以節樂。
五步、言至近也。以頸血濺大王者、托辭以言將刃秦王也。

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在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居我上。吾羞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不欲與爭列、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之威、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



舍人、猶言家人也。

肉袒、脫袖露肉也。

刎頸之交、言交契之深、刎其首不悔。

詣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題藺相如奉璧圖

安井衡

眇然小丈夫而已矣。力不足以維鷄。貌不足以加人。而英氣一發、滿堂慴伏。以秦王之暴、不得少折其節。終完璧以還。甚矣氣之能伸萬物之上也。然氣生於志、志奮於義。義苟失矣。匹夫猶且侮之。安能逞於虎狼之秦哉。相如唯知此義也。故他日屈於廉頗、如四體無骨、亦能使頗肉袒謝罪、而趙國賴以安。世之悻悻者、獨知其折秦、而不知其所以能折之、則別有在

焉。抑末矣。

格言　三則

大知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鶴林玉露）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讀書錄）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カヘリミ）、雖褐寬博、吾不惴（ラシヤレ）焉。自反而縮（カヘリミレバ）、雖千萬人、吾往（カント）矣。（孟子）

縮、直也。

鴻門、在今陝西省西安府臨潼縣東。

鴻門之會

史記

項羽、名籍、時年二十七。

沛公、卽漢高祖劉邦也。時年四十二。

當陽君、黥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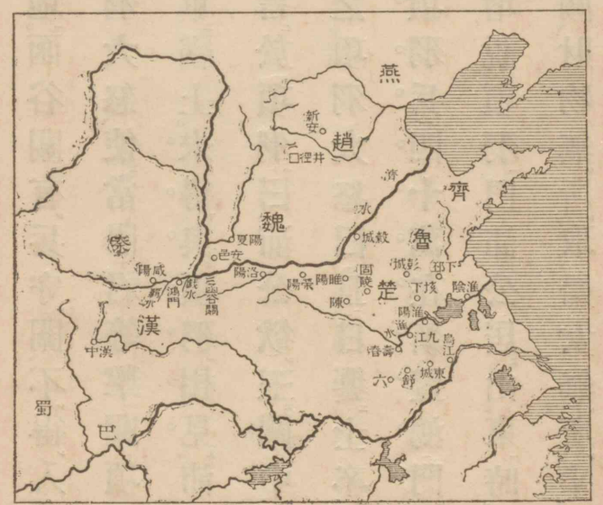
霸上、在今陝西省西安府成寧縣東。

賴襄曰、五十萬言中第一等文字、不獨其前後布置向背開合之妙。卽事之緩急、語之疾徐、无不逼眞。一部二十一史、無復此事、無復此文。

賴襄曰、未得相見句、一篇胚胎。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

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



上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鄭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賴襄曰、惜沛公只敘其交來歷。

倍、背也。

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擧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衞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衞士仆地。噲遂入、

賴襄曰、項王亦豁達大度。賴襄曰、著范增也一句、參差有致。又曰、目蓋斜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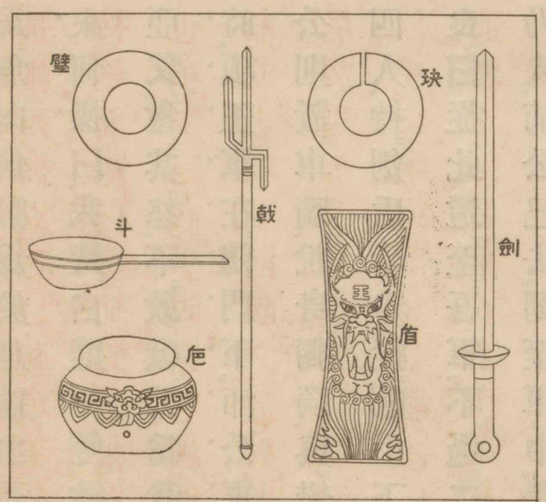
賴襄曰、項伯下不著知其意三字、益見危急閒處。賴襄曰、使後史敍只曰張良至軍門、告急樊噲、使入救而已。今詳敍問答、又曰、其意云云、得此句益生動。賴襄曰、先點出劍盾二字、有來處。

拔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

舉猶盡也恐不能盡殺也

細說小人之說也

賴褒曰沛公已出云云此句不可無



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

賴襄曰、使二後史敍一、必曰、我初持二白璧一云云。今借二張良一問レ見レ之。妙。

爲二魚肉一。何辭爲。於レ是遂去。乃令二張良謝一。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二白璧一雙一、欲レ獻二項王一、玉斗一雙、欲レ與二亞父一。會其怒、不二敢獻一。公爲レ我獻レ之。張良曰、謹諾。當レ是時、項王軍在二鴻門下一。沛公軍在二霸上一。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二車騎一、脫レ身獨騎、與二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一、持二劍盾一步走、從二酈山下一、道二芷陽間行一。沛公謂二張良一曰、從二此道一至二吾軍一、不レ過二二十里一耳。度二我至一軍中一、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二軍中一。張良入謝曰、沛公不レ勝・桮・杓一、不レ能レ辭。謹使臣良奉二白璧一雙一、再拜獻二大王足下一、玉斗一雙、再拜奉二大將軍足下一。項王曰、沛公安在。良

秋山儀、號二玉山一。熊本藩儒。寶曆十三年（一七六三）卒。年六十二。

屠兒、樊噲也。噲初業二屠狗一、故云。

曰、聞二大王有一レ意二督過之一。脫レ身獨去。已至レ軍矣。項王則受レ璧、置二之坐上一。亞父受二玉斗一、置二之地一、拔レ劍撞而破レ之。曰、唉、豎子不レ足二與謀一。奪二項王天下一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二之虜一矣。沛公至レ軍、立誅二殺曹無傷一。

鴻門高　秋山儀

鴻門高　高且雄　天歷數　指顧中
謀臣不語目屢動　劍舞雙雙鬬白虹
屠兒一入四座傾　卮酒斟肩腥風生
君不見俎上之肉飛生翼　卻望天際成五色

常、嘗通。

博浪沙、在河南開封府陽武縣。

孺子可教

史記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

楚人、謂橋爲圯。圯、音夷、與圯不同、圯、音弃、毀也。

里所、同里許。

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圮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得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圮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

以上第一段、論豪傑之士、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是冒頭。

能忍與不能忍、是一篇主意。

刀、割刑。鋸、刖刑。鼎大而無足、曰鑊。

史記袁盎傳、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注、孟賁夏育、古勇者也。

伊尹、爲阿衡。湯相殷湯王伐夏桀王。太公望、爲師尚父、而佐周武王伐殷紂王。

荊軻、刺秦始皇。聶政、刺韓相俠累。並見史記刺客傳。

鮮、美也。腆、厚也。鮮腆、自尊大之意。

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勤。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閒、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楚莊王云云、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信用、言以信誠用人民也。

勤、同懃。

論語、小不忍、則亂大謀。

油然、自得貌。

以上第二段、說老人教子房以能忍是主意。

以上第三段、就事跡及狀貌、說子房能忍之效驗、爲結。

經下邳圮橋懷張子房

李　白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

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圮橋上、
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
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陽夏、河南省太康縣。
固陵、在河南省淮陽縣西北。

英雄末路　史記

漢五年、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

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幷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擧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

垓下、在今安徽省鳳陽府靈壁縣東南。
六、地名、以舒之兵屠剪六地、幷擧九江兵來會也。

蒼白雜毛、曰騅。蓋以色名。

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

紿、欺也。

東城、在今安徽省鳳陽府。

決戰、一本作快戰。

漢一都尉、殺二數十百人一。復聚二其騎一、亡二其兩騎一耳。乃謂二其騎一曰、何如。騎皆伏曰、如二大王言一。於レ是項王乃欲レ東渡二烏江一。烏江亭長艤レ船待、謂二項王一曰、江東雖レ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レ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レ船。漢軍至無レ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レ我、我何渡爲。且籍與二江東子弟八千人一、渡レ江而西。今無二一人一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レ我、我何面目見レ之。縱彼不レ言、籍獨不レ愧二於心一乎。乃謂二亭長一曰、吾知二公長者一。吾騎此馬五歲。所レ當無レ敵、嘗一日行千里。不レ忍レ殺レ之。以賜二公一。乃令二騎皆下一レ馬步行、持二短兵一接戰。獨籍所レ殺漢軍數百人。項

烏江、揚子江津名。在二安徽省和州府東北一。艤、音儀。謂二整一レ船向一レ岸也。

王身亦被二十餘創一。顧見二漢騎司馬呂馬童一曰、若非二吾故人一乎。馬童面レ之。指二王翳一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二我頭千金、邑萬戶一。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二其頭一、餘騎相蹂踐爭二項王一。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二其一體一。五人共會二其體一、皆是。分二其地一爲レ五。封二呂馬童一爲二中水侯一、封二王翳一爲二杜衍侯一、封二楊喜一爲二赤泉侯一、封二楊武一爲二吳防侯一、封二呂勝一爲二涅陽侯一。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レ下。漢乃引二天下兵一、欲レ屠レ之。爲二其守禮義一爲レ主、死節、乃持二項王頭一視レ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

面傴同、背也。以二故人故一、難二正視一也。指、指示也。德、施二恩惠一也。項王死時、年三十一。

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皐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王師百萬征强虜野戰攻城屍作山愧我何顏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　乃木希典

題烏江亭

杜牧

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卷、一作捲。

讀項羽紀

林長孺

藤森弘庵曰、文以氣爲主。長孺既已有此志。故有此氣。有此氣。故有此文。又曰、承接妙甚。

余少好游俠。後有所感激、折節學道。古之豪傑、濟大業者、其規畫既定、鬢齕之時。余改過時年二十四、不已晚哉。及讀項羽紀、乃知羽起時年亦二十四。非有封侯之素、萬金之富、一旦拔起閭伍之閒、率諸侯、滅暴秦、龍驤虎視、鞭撻宇內。其志雖不成、何其壯也。嗚呼、大丈夫固宜如此耳。而羽死之年三十一。余今年三十一、與羽死年亦適同。噫、余以羽起之年而起、不能顯於羽死之年。碌碌俛首於緇素之閒。何才不才

丙申、天保七年。

之縣絕也。然吾想使羽生於我邦、而遇今之昇平乎、則雖以羽之武力、其不能立功赫赫如彼也必矣。吾第當專力於斯文而已矣。則不必以愚而終也。天保丙申正月上澣。

熟語出典例

志學　而立　不惑　知命　耳順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

治國　齊家　修身　正心　誠意　致知格物

格知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學）

袁州學記

李　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

李覯、字泰伯。宋盱江人。以文章知名。嘉祐四年卒。年五十一。所著有盱江集。

宋史仁宗紀、慶曆四年、詔天下州縣立學。皇帝二十有三年、即

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闊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仁宗慶曆四年也。
守令、謂州太守及縣令也。
尼、止也。
三十有二年、皇祐五年也。
勠、音有、說文、微青黑色也。堊、音惡、塗飾也。
舍、同釋。菜、蘋蘩之屬。始立學者、必釋菜禮先師也。
諗、音審、告也。
四代、虞夏商周。
劉氏、漢高祖劉邦也。
世祖、後漢光武帝。
草茅危言、謂在野而正言者。鑿鑿、諸人是也。
聖神、斥仁宗。
賢君、斥祖無擇。
庠序、皆鄉校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師說

韓　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敎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

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問琴於師襄子。問官名於郯子。

三人行云云語見論語述而篇。

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學問思辨行　中庸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六材者謂六工所用材物。以上第一段。言書之適於用應所求有所得。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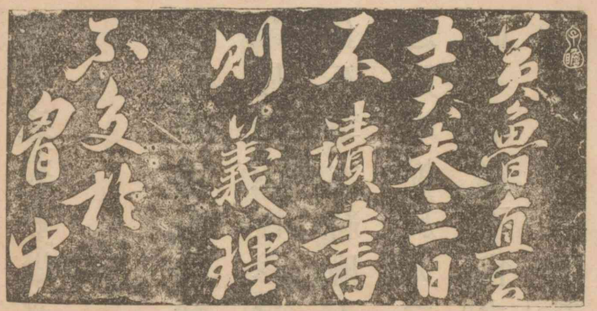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

賴襄曰。惟書乎三字。收上生下。一字千金。

賴襄曰、引二三典一、尤切二於書一妙在二簡捷一是用典之法也。

故事成語考、三墳五典、乃三皇五帝之書。八索九邱、是八澤九邱之誌。

然後得レ聞二詩之風雅頌一。而楚獨有二左史倚相一、能讀二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一。士之生二於是時一、得レ見二六經一、蓋無レ幾。其學可レ謂レ難矣。而皆習二於禮樂一、深二於道德一、非二後世君子所一レ及。自二秦漢一以來、作者益衆、紙與二字畫一、日趨二於簡便一、而書益多、世莫レ不レ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レ見二老儒先生一。自言其少時、欲レ求二史記漢書一、而不レ可レ得。幸而得レ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レ及。近歲市人轉相摹



以上第二段言二古今書之多少、與二古人能學、後人不一レ能レ學。

廬山、在二江西省九江府一。

李常、字公擇。

刻、諸子百家之書、日二傳萬紙一。學者之於レ書、多且易レ致。如レ此。其文詞學術、當レ倍二蓰於昔人一。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レ書不レ觀、游談無レ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レ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レ之、指二其所一レ居、爲二李氏山房一。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二其流一、探二其源一、採二剝其華實一、而咀二嚼其膏味一、以爲二己有一、發二於文詞一、見二於行事一、以聞二名於當世一矣。而書

以上第三段、入本題、言李氏遺藏書、以供來者之求、不負仁者之心。

以上第四段、言自己感想、以結全文。賴襄曰、此段一篇餘波、而風韻姿致、全在於此。

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故事二則

三國志、六十五卷。分爲魏志、蜀志、吳志。晉陳壽撰。

大司農、掌穀貨之官。

書言故事、十二卷。宋胡繼宗編。

三餘　三國志、魏董遇、性質訥好學、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註、又善左氏傳。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渇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斷薺畫粥　書言故事、貧而力學、曰斷薺畫粥。范希文修學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薺數十莖、而啖之。

范仲淹字希文、宋蘇州人。歷官至二參知政事一、皇祐五年卒。年六十四。謚二文正一。所レ著有二文集二十四卷一。

唐書、岳州巴陵郡、屬二江南西道一。岳州在二天岳山之陽一、故名二岳陽一。

岳陽樓、湖南省岳陽縣城西門樓也、下瞰二洞庭一、風景絕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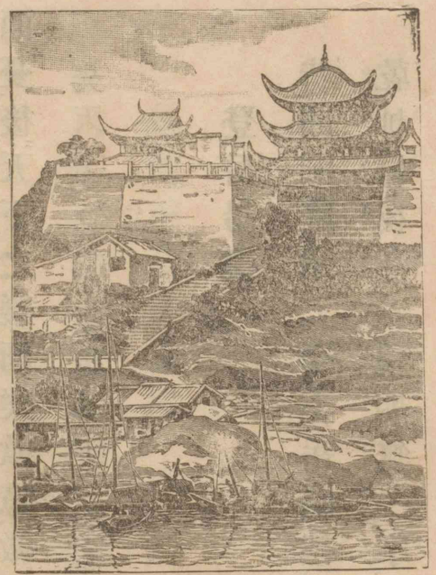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慶曆、宋仁宗年號。

湯、音商、水盛也。霏霏、雨雪甚貌。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セラレテタリ)二巴陵郡一。越(エテ)明年、政通二人和一、百廢俱興。乃重修二岳陽樓一、增二其舊制一、刻二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一、屬レ予作レ文以記レ之。予觀二夫巴陵勝狀一、在二洞庭一湖。銜二遠山一、呑二長江一、浩浩湯湯、橫無二際涯一。朝暉夕陰、氣象萬千(ナリ)。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二巫峽一、南極二瀟湘一(ナ)。遷客騷人、多會二於此一。覽レ物之情、得(テ)無レ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レ開(ノ)、陰風怒號、濁浪排(シ)空、日星隱レ曜、山岳潛レ形(ヲ)、商旅不レ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二斯樓一也、則有下去二國懷一レ鄉、憂レ讒



岳陽樓

畏レ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ヲ)矣。至(リテハ)若二春和景明一、波瀾不レ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リ)集、錦鱗游泳(シ)、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ヲシ)金(テ)、靜影沈レ璧、漁歌互答(ヘヲ)、此樂何極。登二斯樓一也、則有二心曠(ク)神怡(ヒ)一、寵辱皆忘、把レ酒臨レ風、其喜洋洋者(ヲ)矣。嗟夫、予嘗求二古仁人之心一、或異二二者之爲一、何哉。不二以レ物喜一、不二以レ己悲一。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先憂後樂

唐代宗大曆三年、杜甫客岳陽、作此詩。時年五十七。後二年卒。

拆、吾擇裂也、開也。

三四雄跨今古。五六寫情黯淡。著此一聯、方不板滯。

登岳陽楼

杜　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楼。
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司馬光曰、古人爲詩、貴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春望詩、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叫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偏舉。

男女未冠笄。結髮爲飾、曰總角。石守道、名介、時爲國子直講。作慶曆聖德詩。事

春望

杜　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

載在本書卷四歐陽修上朋黨論篇中。

所頌十一人、丞相章得象、晏殊、參知政事賈昌朝、樞密使杜衍、副使富弼、范仲淹、韓琦、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

范純仁、字堯夫。范純禮、字彝叟。范純粹、字德孺。

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

疇昔、猶言平昔。疇、發語辭。

以上第一段、自平生景慕說起、到敍文集之喜。本集、伯作霸通。

淮陰侯、韓信也。

三秦、謂秦降將司馬欣董翳章邯也。

以上第二段、列舉古賢功業前定者、爲後段引。

以、謂也。

以下三段、敍公功業文章、皆發于其德、結全篇。

此字、指仁義禮樂等。

有德者必有言、見論語憲問篇。

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見禮記禮器篇。

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

環、圍也。

革、甲也。

委、棄也。

域、界限也。

趙岐曰、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而戰、則勝矣。

天時不如地利　孟子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公孫丑）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

壽張、縣名。在今山東省泰安府。鄆州、今河南省鄭州。天福、後晉高祖石敬瑭年號。以上第一段、略敍履歷。

乾化、後梁太祖朱全忠年號。莊宗、後唐主李存勗。

以上第二段、敍智勇且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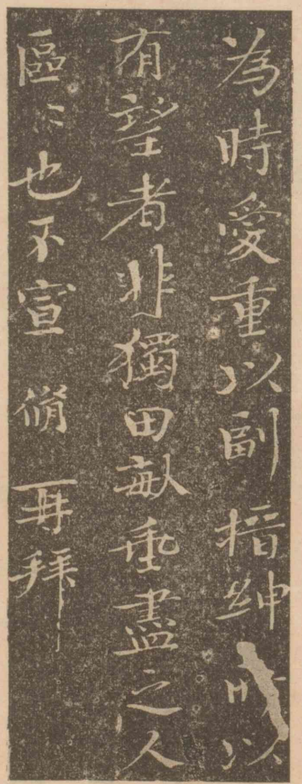
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也。

八姓、梁二主一姓。唐四主三姓。晉二主一姓。漢二主一姓。周三主二姓。

爲時愛重以副搢紳所以有望者。非獨田畝垂盡之人區々也。不宣。脩再拜。

舊史、宋薛居正所編舊五代史也。

以上第三段、言公忠勇出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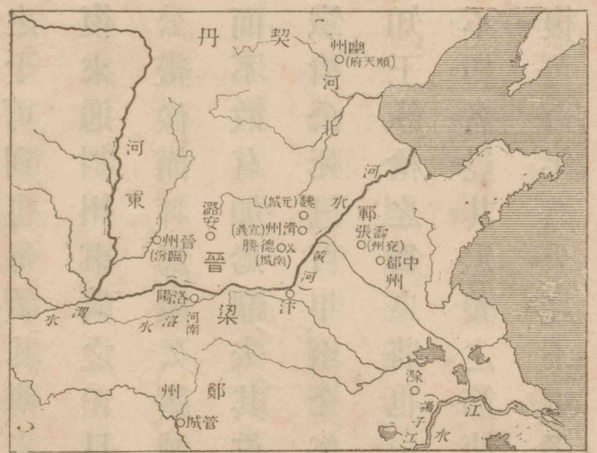
歐陽修書

性、故能全其節於亂世。是主意。
康定、宋仁宗年號。
滑、州名、在河南省衞輝府。
德勝、今河南衞輝府滑縣。
敬翔、梁宰相。
末帝、後梁末帝、諱友貞、太祖第三子、及太祖遇弑、乃起兵平亂、遂即帝位。
保鑾、親兵也。
中都、今山東省袞州府汶上縣。
以上第四段、歷舉異聞、補正舊史謬缺
魏、州名。今直隸省大名府元城縣。

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

元昊、姓趙、自稱帝、國號西夏、據今陝西、甘肅北部、慶曆之初、屢入寇。

以上第五段、特詳敍德勝之戰、



梁晉交戰圖

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

以證其智勇、因述自己之感慨。

慶曆二年歐陽修通判滑州。

隱隱、微見貌。

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已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以上第六段、入畫像記、全本題。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最善古文。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諡文。所著有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權貴、斥宰相竇參。

賴襄曰、一篇柳宗元本傳、與公他碑誌自別。而他碑誌終無出。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鎭、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此右者。以韓銘柳。天地鉅觀。宜乎其如此。

賴襄曰。篇中諒柳心處。明白如揭。眞千古知己。有此一銘。柳可以瞑矣。

賴襄曰。文章是柳一生可傳者。故先提出之。然後及事業。

賴襄曰。諸公一句。是柳禍根。非昌黎誰能言之。

用事者。謂王叔文等。

賴襄曰。三例字見非柳一人之罪。

賴襄曰。以上略敍文章。以下及事業。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敎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

賴襄曰。以上敍事業。然後及交遊氣概。遂趁勢下議論。見柳所以終貶謫。

播州。今貴州省遵義府遵義縣地方。

古人稱母。亦曰大人。

白上者。御史中丞裴度也。

連州。今廣東省連州。

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畫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

諂諂、媚好貌。

擠、排也、墜也。

宜、猶殆也。

顧藉、同顧惜。

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諂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擧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

彼謂文學辭章。此謂爲將相。

萬年、縣名。

舅弟、母之兄弟之子。

涿州名。

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西山、在永州城西。改名。

僇、同戮。辱也。

是州、指永州、在湖南省。

隙、隙同閒也。

施施、舒行貌。

漫漫、閑游貌。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本集、臥下、有以臥而夢三字。

法華、寺名。

染溪、冉水也。

茷、音廢、草葉盛貌。

垤、音鐵、土之高也。一曰、蟻封也。

培、音奉、塿、音樓、培塿、小阜也。又小冢也。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鄕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

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柳宗元

鈷鉧、熨衣器、「ヒノシ」潭以形似得名。

滐、同淙、水聲也。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而墜之潭。有聲滐然。尤

迥、寥遠也。

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熟語

臥遊　跋涉　知音　行色　征衣　行廚　刀圭

杏林　邊塞　行路難　塞翁馬　斷金之交

金蘭之契　蒲柳之質　濟勝之具　寸馬豆人

膾炙人口　櫛風沐雨　五風十雨　蓋棺事始定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嘘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

腊乾肉也。餌、藥餌也。大風、惡疾也。攣踠、手足曲不伸也。瘻、頸腫癭、癩同。死肌、血氣不至之死肉。三蟲、三尸蟲。

藤森大雅曰、首段敍蛇之藥材與永人之爭捕。

藤森曰、當其租入、是眼目。

藤森曰、二段入本事。便是捕蛇者之言。言不爲捕蛇之役、則久已病矣。

藤森曰、寫最苦之狀。是苛政猛于虎之伏線。

藤森曰、寫鄉鄰三世之死徙。應上文吾祖死於是三句。結構精密。

藤森曰、三段明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之甚之說。不敢求更役。

蹙、毀也。

藤森曰、悍吏之毒、有甚於蛇。是

鄉鄰無日不犯死也。

藤森曰、四段敍作說之意。

苛政猛於虎也。語出禮記檀弓。

藤森曰、執知二字、罵盡當時蒞事者。

劉基、字伯溫、號覆瓿。明青田人。佐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洪武八年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誠意伯文集二十卷。

杭、今浙江省杭州府。

燁音葉。

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賣柑者言

劉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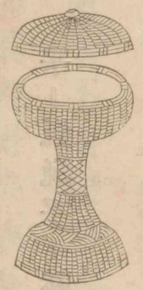
杭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貿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衒外

皋比、虎皮也。洸洸、武也。果毅貌。

伊・皋、伊尹・皋陶。

斁、音妬、敗也。

以惑愚瞽乎。甚矣哉爲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峩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邪。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飫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



籩圖

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汪然＝譁然＝弛然＝燁然＝默然＝熙熙＝洸洸乎＝昂昂乎＝巍巍乎＝赫赫乎

東方生、名朔、前漢武帝時人。

黃氏日抄云、郭橐駝傳、戒＝煩苛之擾＝。

橐駝、即駱駝。

長安、在＝陝西省＝。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蒔、種也。

拳、曲也。易、更也。

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

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理、治也。

勗、音極、勉也。

四而字、同爾。

饔、音壅、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

嘻、喜笑也。

賣花翁

阪井華

賣花翁　住在洛城東　竹扉半破鬢如蓬
自少栽花到七十　培養別傳一家法
栽花雖巧拙謀生　未免街頭喚且行
日暮還家自歎息　滿擔不抵一壜直
辛苦自栽不自觀　徒使他人醉春色
嗟呼世事無不然　不須獨爲此翁憐
蠶婦無衣匠家漏　經國人老草野閒

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二一星一、名二伯樂一。在二天熙星之旁一。人見二孫陽識一レ馬、因號レ之曰二伯樂一。

雜說四

韓　愈

世有二伯樂一、然後有二千里馬一。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レ常有。故雖レ有二名馬一、祇二辱於奴隸人之手一、駢二死於槽櫪之閒一、不下以二千里一稱上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二粟一石一。食レ馬者、不レ知二其能千里一而食也。是馬也、雖レ有二千里之能一、食不レ飽、力不レ足、才美不レ外レ見、且欲下與二常馬一等上不レ可レ得。安求二其能千里一也。策之不レ以二其道一、食之不レ能レ盡二其材一。鳴之而不レ能レ通二其意一、執レ策而臨レ之曰、天下無レ馬。嗚呼。其眞無レ馬耶。其眞不レ知レ馬也。

冀北、冀州之北、產二良馬一。

東都、洛陽、卽今河南省河南府。石生、溫生、石洪、溫造。

大夫烏公、御史大夫烏重胤。元

(一)附二驥尾一展二驥足一　(二)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レ之矣。荀子　騏驥之衰也、駑馬先レ之。戰國策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愈

伯樂一過二冀北之野一、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レ於天下一。伯樂雖二善知一レ馬、安能遂空二其羣一耶。解レ之者曰、吾所レ謂空、非二無レ馬也、無二良馬一也。伯樂知レ馬、遇二其良一輒取レ之、羣無レ留良焉。苟無レ良、雖レ謂二無レ馬、不一レ爲二虛語一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二才能一、深藏而不レ市者、洛之北涯曰二石生一、其南涯曰二溫生一。大夫烏公、以二鈇鉞一鎭二河陽一之

和五年、爲河陽節度使。

居守河南尹、東都留守鄭餘慶、居守、同留守。

二縣、河南洛陽。韓愈、時爲河南令。

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鎭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介、與芥通。

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曰相公。

良賈深藏若虛　老子　網羅天下異能之士　漢書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州路八千。

姪孫、謂兄弟之孫。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至京

師、韓愈上表極諫、帝得表大怒、貶愈於潮州刺史。
潮州、今廣東潮州府潮陽縣。

欲爲聖明除弊事。　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　好收我骨瘴江邊。

祭十二郎文

韓　愈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韓愈兄會、無子、以弟介之子老成爲後。卽十二郎也。
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
兄嫂、兄韓會。嫂、鄭夫人。
三兄、韓會、韓介、韓弁也。

大歷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宰相元載黨、與貶爲韶州刺史、尋卒于官。公時年十一、從在貶所。
以上第一段、敍幼時不相離。
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時公在董晉幕。十四年秋、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十六年五月、建封卒、公西歸洛陽。
汴州、今河南省開封府。
徐州、今江蘇省徐州府。

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

以上第二段、敍出仕之後、離合無常、卒不可合而遽死。

孟郊、字東野、善詩。從公學古文。

蒼蒼、物老狀。

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

耿蘭、十二郎侍女。

老成之子、韓湘、公之子、韓昶也。

以上第三段、敍悲哀之情、感慨最深。

軟脚病、俗所謂脚氣病也。

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

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

以上第四段敍不審病死之狀況月日、伏下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二句。

兆、墓域也。以上第五段、敍葬祭。

斂、斂屍於棺也。窆、下棺於墓穴也。

伊、潁、二水名、竝在河南省。以上第六段、敍悔咎之情、以罪己、且言欲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之心。

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爲兄軾下獄上書

蘇轍

臣聞、困急而呼レ天、疾痛而呼二父母一者、人之至情也。臣雖二草芥之微一、而有二危迫之懇一。惟天地父母、哀而憐レ之。」臣早失二怙恃一、惟兄軾一人、相須爲レ命。今者竊聞二其得レ罪、逮捕赴一レ獄。舉家驚號、憂在レ不レ測。臣竊思念、軾居レ家在レ官、無二大過惡一。惟是賦性愚直、好談二古今得失一。前後上レ章論レ事、其言不レ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二譴責一。軾狂狷寡レ慮、竊恃二天地包一レ含之恩一、不二自抑畏一。頃年通判杭州、及知二密州一、日、每遇レ物托レ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二臣寮一繳進、陛下置而不レ問。軾感二荷恩貸一、自レ此深自悔咎、不二敢復有一レ所レ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

屈原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レ本。故勞苦倦極、未二嘗不一レ呼レ天也、疾病慘怛、未二嘗不一レ呼二父母一也。以上第一段、敍二上書原由一。怙恃、父母也。詩小雅蓼莪篇、無レ父何怙、無レ母何恃。

繳、音敎、糾戻也。繳進、糾彈上進也。

以上第二段、微二言得レ罪原由一、辯二其冤一。

哀軾愚二於自信一、不レ知二文字輕易一、迹涉二不遜一。雖二改過一自新、而已陷二於刑辟一、不レ可二救止一。」軾之將レ就レ逮也、使レ謂レ臣曰、軾早衰多レ病、必死二於牢獄一。死固分也。然所レ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二不世出之主一、雖レ齟齬於當年、終欲二效尺寸於晚節一。今遇二此禍一、雖レ欲レ改レ過自新、洗レ心以事二明主一、其道無レ由。況立レ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二爲言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二哀於陛下一而已。臣竊哀二其志一、不レ勝二手足之情一。故爲冒レ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レ罪。其女子緹縈、請レ沒爲二官婢一以贖二其父一。漢文因レ之、遂罷二肉刑一。今臣螻蟻之誠、雖二萬萬不一レ及二緹縈一、而陛下聰明仁聖、過

手足謂二兄弟一。以上第三段、更進二一層一、悲抱有レ爲之志而罹レ冤。」漢文、西漢孝文帝、太倉令淳于意、有レ罪當レ刑、少

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帝憐其意、詔除肉刑。

隕越、顚墜也。以上第四段、乞免獄死。

江陵、今湖北省荊州府江陵縣。黃州、今湖北省黃州府。

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

湘沅、二水名。在湖南省。

漢沔、河、漢水入江處名。

赤壁、山名。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北江濱。

齊安、縣名。今黃州府黃岡縣西北。

一舍、三十里。

武昌、今湖北武昌府武昌縣。

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周瑜、權將。嘗破曹操於赤壁下。陸遜

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擧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亦權將、嘗破二劉備於夷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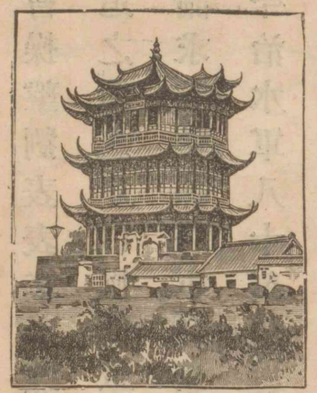
會計、一作二會稽一。指二簿書錢穀一言。蓬戶甕牖、編二蓬爲一戶、以二敗甕口一爲レ牖、謂二貧家一。抱、取也。西山、謂二武昌諸山一。

從二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一。有二風颯然至者一。王披レ襟當レ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二與庶人一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レ共レ之。玉之言、蓋有レ諷焉。夫風無二雄雌之異一。而人有二遇不遇之變一。楚王之所二以爲一レ樂、與庶人之所二以爲一レ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二於世一、使二其中不一レ自得一。將何往而非レ病。使二其中坦然不一レ以レ物傷レ性、將何適而非レ快。今張君不レ以二謫爲一レ患。收二會計之餘功一、而自放二山水之閒一。此其中宜レ有二以過一人者一。將二蓬戶甕牖、無一レ所レ不レ快。而況乎濯二長江之清流一、抱二西山之白雲一、窮二耳目之勝一、以自適也哉。不レ然連山

憔悴、困苦也。

黃鶴樓、在二湖北省武昌府一。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府。

絕壑、長林古木、振レ之以二清風一、照レ之以二明月一、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二以悲傷憔悴而不一レ能レ勝者一、烏覩二其爲一快哉一也哉。



黃鶴樓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
烟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夏口、今湖北武昌府江夏縣西。

進、通鑑作連。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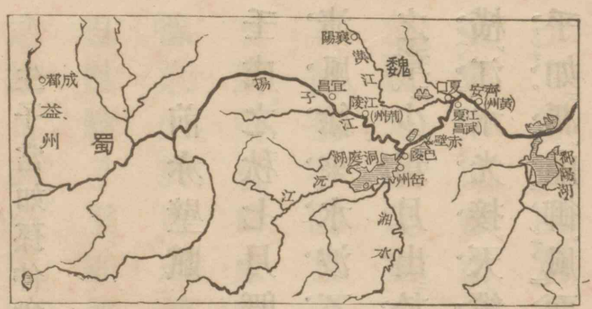
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諸葛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爲不可、勸權召周瑜。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幷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

蒙衝、謂船之狹而長、可以衝突敵船者。同艨艟。

裹、音果、包也。

靁、同擂、擊鼓也。

景升劉表字。



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爲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烟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靁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

豚犬耳。

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豚兒

東坡年譜、元豐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皐亭。七月遊＝赤壁＝有＝前赤壁賦＝、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一葦、小舟也。詩、河廣篇、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擧＝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槳、櫂也。

洞、通也。洞簫、簫之無＝底者＝。

嫋嫋、同＝裊裊＝、悠揚貌。

嫠、音里、寡婦也。

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蜉蝣、小蟲。朝生而暮死云。

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擧＝匏樽＝以相屬、寄＝蜉

蜉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論語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莊子德充符篇。自其異者而眡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而眡之。萬物皆一也。此段所本。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　李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

蘇軾得廢圃東坡。而作堂。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

吳松江出好鱸。味異他處。

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蒙茸、草亂貌。茸、音戎。
馮夷、華陰人、爲水仙。
俛、同俯。

題赤壁圖後

安積信

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有蘇子文章耶。夫文章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重也。發諸心、形諸言、著諸篇翰爾矣。而金石可泐、山嶽可崩。惟文章赫赫然、映照于宇宙之閒。月爲之加明、風爲之加清、江山爲之加高壯。所謂不朽之盛事者非歟。彼周郎竭智力、以精兵三萬、破曹瞞數

疇昔、昨夕也。疇、發聲也。昔猶前也。
泐、音勒、石因其脈理而解散也。
魏文帝曰、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過、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未若文章之無窮。

十萬之衆。可謂千古奇功矣。而蘇子乃提三寸不律、詠風月於盃酒談笑之閒、使百世之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吟諷贊歎之不已。而善畫者、又摸寫之以傳。則蘇子三寸不律之功、反出于周郎精兵三萬之上矣。文章之盛如此。況聖賢君子道德之懿、照映于宇宙者哉。

市川世寧、號寬齋。富山藩儒臣。文政三年卒。年七十二。

題赤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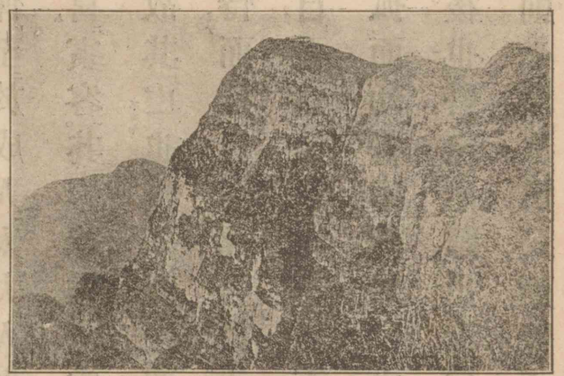
市川世寧

孤舟月上水雲長。
崖樹秋寒古戰場。
一自風流屬坡老、
功名不復畫周郎。

峨眉山、二峰、對峙、宛如峨眉。故名。

君、指月。

瀧岡、在吉州吉水縣沙溪、屬今江西吉安府。崇公、歐陽觀也。



峨眉山

峨眉山月歌

李白

峨眉山月半輪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清溪向三峽。
思君不見下渝州。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

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

一瓦之覆、屋宅。一壠之植、田園。

歸、嫁也。

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

歲行、歲星之運行也。修之父觀、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卒。

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敎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

志之之志、同誌。識也。
咸平、宋眞宗年號。
道州、在湖南省永州府。泗州、在安徽省。綿州、在四川省。泰州、在江蘇省。

夷陵、在湖北省宜昌府。
二府、中書省樞密院也。
嘉祐、仁宗年號。

三朝、仁宗英宗神宗也。

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熙寧、神宗年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禮記）‖菽水之歡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晉犍爲武陽人。父

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于祖母劉氏、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亡、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此疏。

險釁、艱難過罪也。

閔凶、閔、憂也。憂謂父憂也。閔、一作愍。

零丁、危弱貌。

荄、一年之喪。大功、九月之喪也。

遠、指賈逵。字梁道。

棨、指順棨。字彦先。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强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

劉病上、一本有以字。

僞朝、斥蜀漢。一本作荒朝、似可。

盤桓、不進貌。

奄奄、將絕貌。

二州、謂梁州益州。牧伯、謂逵榮二人也。

魏武子有妾、病謂其子顆曰、我

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爲殉。及死、顆曰、寧從治時命。嫁之。及秦、晉之戰、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顚、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汝所嫁婦人之父也。汝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大中元年卒。年七十五。所著有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燕詩示劉叟　白居易

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亦嘗如是。故作燕詩以喩。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閒。
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
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嘴爪雖欲弊。
心力不知疲。須臾千來往。猶恐巢中饑。
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
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
擧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
聲盡呼不歸。卻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
燕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爲雛日。
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啁啾、鳥聲也。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元和憲宗年號。

翰當作瀚。

雷萬春當作南霽雲。以上第一段敍李翰所作傳有缺漏。

遠後死於偃師。巡子去疾上疏乞削遠官爵。

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蚍蜉大蟻也。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訴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舊註、當時必有謂二公當去之。

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閒、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

大郡而守之、不常守睢陽小邑、以自困者、故并論之。

以上第二段、敘巡遠逸事。

賀蘭、名進明、時守臨淮。

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强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

雲謂賀蘭曰、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

甎、音專、瓦也。

賴襄曰、雖己所見聞言之。故有俯仰感慨之致。吾知李翰傳、平平直敘、必無是等風神。不獨其筆力懸絕。

貞元、德宗年號。

以上第三段、敘南霽雲逸事。

籍曰、有二于嵩者一、少依二於巡一。及二巡起一事、嵩常在二圍中一。籍大歷中、於二和州烏江縣一、見二嵩一。嵩時年六十餘矣。以レ巡初嘗得二臨渙縣尉一。好レ學無レ所レ不レ讀。籍時尚小。粗問二巡遠事一。不レ能レ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レ神。嘗見二嵩讀一漢書一、謂レ嵩曰、何爲久讀レ此。嵩曰、未レ熟也。巡曰、吾於レ書讀不レ過二三遍一、終身不レ忘也。因誦二嵩所レ讀書一、盡レ卷不レ錯一字一。嵩驚、以爲巡偶熟二此卷一。因亂抽二他帙一以試、無レ不二盡然一。嵩又取二架上諸書一、試以問レ巡。巡應口誦無レ疑。嵩從レ巡久、亦不レ見二巡常讀一レ書也。爲二文章一、操二紙筆一立書、未二嘗起一レ草。初守二睢陽一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大歷、代宗年號。以レ巡下、當レ補レ薦字一讀。

僅、近也。

旋、溲也。籍襄曰、書二人物一者、寫二畢點一睛、此卽其法。

陽陽、自得貌。

以上第四段、引二張籍言一、合二敍巡遠二人逸事一。

曾鞏、字子固、宋建昌南豐人。嘉

數萬。巡因一見問二姓名一。其後無レ不レ識レ者。巡怒、鬚髯輒張。及二城陷一、賊縛二巡等數十人一坐、且將レ戮。巡起旋。其衆見二巡起一、或起或泣。巡曰、汝勿レ怖。死命也。衆泣不レ能レ仰レ視。巡就レ戮時、顏色不レ亂、陽陽如二平常一。遠寬厚長者、貌如二其心一。與レ巡同年生。月日後レ於レ巡。呼レ巡爲レ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二於亳一。宋閔。或傳嵩有レ田、在二亳一。宋閔。武人奪而有レ之。嵩將二詣レ州訟一レ理。爲所レ殺。嵩無レ子。張籍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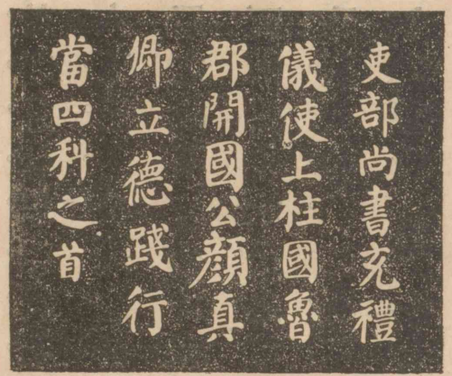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擧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

祐二年進士。元豐六年卒。年六十五。所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
撫州、今江西省撫州府。
以上第一段、提公大節。
死字伏後面處。
死案婦人小夫知烈、伏不足觀公之大案。
爲之備、謂因霖雨完城浚濠、糾丁壯、實倉廩。
太上皇、斥玄宗。
盧杞、惡眞卿、欲除之、會李希烈反。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顔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乃詔使眞卿宣慰希烈。
以上第二段、歷敍公平生連斥、卒至節死。
唐書顔眞卿傳、安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河千年等、守土門。眞卿從父兄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邈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軍同日歸順。按開土門者杲卿、非眞卿也。此文誤。

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



顔眞卿書

土門、關名。一曰井陘口。在今直隸省正定府。

以上第三段、敍公大節、天下一人而已。

以上第四段、論公之大節出于天性。

怯觀望。能居其閒、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顚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

孟子萬章下篇、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論語陽貨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衞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以上第五段、引孔子之言、斷定公之大節。

今天子、仁宗也。烈字、節字、呼應篇首。

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囘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尙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

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以上第六段、記建祠。

過平原作　文天祥

平原太守顏眞卿、長安天子不知名。
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江以北無堅城。
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
賊聞失色分兵還、不敢長驅入咸京。
明皇父子將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
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

天子不知名、顏眞卿奏至、玄宗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
漁陽、安祿山叛地。在直隸省。
咸京、長安也。
明皇、父子、玄宗、肅宗。
西狩、謂玄宗出奔蜀。
靈武、縣名、在甘肅省、肅宗卽位之地。
李郭、斥李光弼、郭子儀。
坎坷、一作轗軻。
車行不利也。又不遇也。
四朝、玄宗、肅宗、代宗、德宗。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心歸朝廷。氣不懾。出入四朝、老忠節。
哀哉常山慘鉤舌。
崎嶇坎坷不得志。
當年幸脫安祿山、
希烈安能遽殺公。
亂臣賊子歸何處。
公死於今六百年、

李華、字遐叔、唐趙州贊皇人。官至吏部員外郎。
垠、崖際也。
縈帶、縈繞如帶也。
糾紛、雜亂也。

挺疾走貌。

徭、役也。

腷臆、意不泄也。

耗、損也。斁音妬、敗也。

期門、軍門也。

組練、以組綴甲。

車士服之。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

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廻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

憑陵、迫而侵也。

羃羃、陰慘貌。

苦、冱也。

牧、李牧、趙之良將也。

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强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塡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羃羃。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

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閒。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寤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凄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周曰獫狁、秦曰匈奴、獫一作玁。飲至、歸而告于廟而飲也。穆穆、幽深和敬之貌。棣棣、威儀閑習之貌。

悁悁、憂思之貌。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守在四夷、謂天子德及遠方、四夷代爲之守也。

曹松、字夢徵、唐舒州人。唐僖宗、乾符六年、黃巢反。山南東道節度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拒破之、或勸巨容、窮追盡之。巨容曰、國家喜負之、有急則存無將士、不愛賞賜。無事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衆乃止。由是、賊勢復振。澤國、一作南國。斥黃巢所掠荊楚江淮等地。

己亥歲　曹松

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
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熟語

滄桑變　桑蓬志　破天荒　假虎威　騎虎之勢　暴虎馮河　拔山蓋世　蓬戶甕牖　屋下架屋　刻舟求劍　尸位素餐　首鼠兩端　鷸蚌之爭　漁父之利　蠻觸之爭　蝸角之爭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擧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擧天下而臣之、甘

胡銓、字邦衡、號澹庵、宋廬陵人、仕爲樞密院編修、紹興八年、高宗自建康還臨安、秦檜復相、詔議與金和、自建炎以來、無人議不遣使直願去尊號、奉其正朔、比於藩臣、然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和議乃決、金使張通古來、於是胡銓上疏、沮和議、高宗怒、連貶竄、誘致虜使、謂蕭哲、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偕倫來、

建炎四年、金人册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僭位八年而廢、

梓宮、徽宗柩也、徽宗崩于金國、高宗母韋太后拘于金、淵聖、卽欽宗廟號、高宗卽位、遙上欽宗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大息也。向者、陛下閉關海道、危如纍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唯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

建炎三年、金兵至揚州、高宗南走如杭州、遂從海道回、駐於越州。

僞齊遣李成侵襄陽、岳飛擊卻之。劉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圍之。

魯仲連、戰國高士、嘗曰、若帝秦、則連蹈東海而死已。

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

穹廬、氈帳也、北虜所住。

第一段、論王倫罪可斬。

後晉高祖石敬瑭、稱臣於契丹、借其兵、遂滅後唐。契丹主立敬瑭爲帝、國號晉。

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孔子語、出論語憲問篇。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

第二段、論秦檜唱和、孫近附和。其罪共可斬。高宗紹興五年、胡銓除樞密院編修官。故云樞屬。藁街、長安街名、舊有蠻夷邸。第三段、建議斬三姦、興問罪之師、以結全文。

鳳鳴朝陽、詩經之語、以喻希世之盛事。

謄本胡邦衡上高宗封事序

林　鵞

南宋名臣、精忠大義、貫天地者、其唯胡邦衡乎。當時士大夫氣息奄奄、不敢吐一辭。畏縮逡巡、唯姦臣是媚、以圖苟安、恬然置天下國家于度外。嗚呼、何其不忠不義之甚也。邦衡乃奮然上封事。君子以爲鳳鳴

朝陽。其所論駁、忠憤激烈、擿盡時弊、刮腸抉髓、攻擊無遺。足以誅奸臣之心而奮義士之志。苟從其言、則宋之天下、可以再興矣。而高宗赫怒、連貶竄之。何其不明之甚。宜哉、和成國悴、終不自曉也。朱文公評此書曰、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爲第一。嗚呼、爲邦衡者、雖遇高宗貶竄于前、而得受文公揄揚于後、則此書之公論自定矣。天下後世、豈可復置疑其閒哉。」

頃者、余寫封事一通、置諸座右、日夕朗誦、以尚友所謂精忠大義若邦衡者。不亦一大快事哉。」後人學文公者、或徒講道學於紙上、未嘗知天下國家爲何物。

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州廬陵人。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明陳邦瞻撰。

弘範、姓張、字仲畸、爲元都元帥。張世傑、宋忠臣、厓山之敗、赴水而死。

零丁洋詩曰、辛苦遭逢起一經。

動輒曰、邦衡狂人、封事狂言。噫、若是輩者、天下之罪人也。不啻天下之罪人也。亦邦衡之罪人也。不啻邦衡之罪人也。亦文公之罪人也。

文天祥不屈

宋史紀事本末

文天祥被執至潮陽、見元將張弘範。左右命之拜。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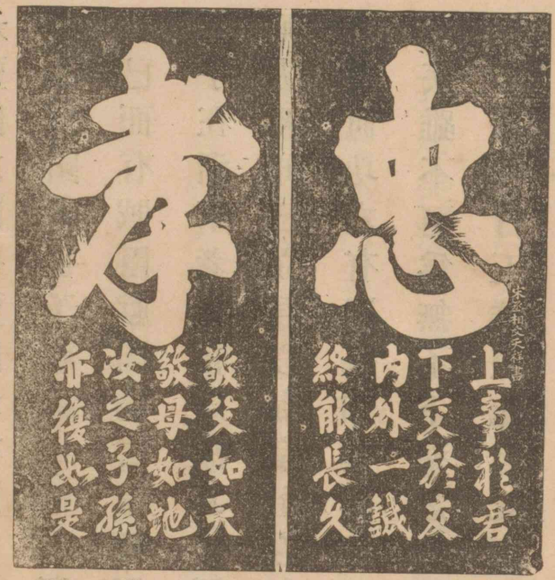
破、弘範軍中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

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萍。身世浮沈風打萬。皇恐灘邊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吉州、在江西省。今稱吉安府。

燕、燕京、卽北京也。

十七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後周書、隋書、南史、北史、唐書、五代史是也。



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于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祠神童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

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孛羅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

二子、益王昰、廣王昺也。廣、廣東也。

樓、足不履地。作正氣歌、以言其志焉。時元主求才甚急。乃召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年四十七。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爲人豐頤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

柴市、在北京城安定門內。」論語衞靈公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删修）

白閒、窗也。

正氣歌並序

文天祥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閒短穿。汙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澜。時則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簷陰薪爨。

厲、疫病也。

流形、謂凡有形之萬物。

皇路、大道也。

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圊溷。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閒。于茲二年矣。嗟呼。是殆有養致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

丹青、丹册青史。丹册、紀ㇾ功之册也。
齊太史書ㇾ崔杼弑ㇾ君。杼殺ㇾ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ㇾ之。
董狐、晉太史、直筆不ㇾ隱。晉趙盾使ㇾ趙穿弑ㇾ靈公。董狐書曰、趙盾弑ㇾ其君夷皐。
張良椎、事見ㇾ本卷孺子可ㇾ教篇。
蘇武節、事見ㇾ本書卷三蘇武守ㇾ節篇。
嚴將軍、嚴顏。爲ㇾ劉璋守ㇾ江州。張飛破ㇾ之。顏被ㇾ獲。飛喝ㇾ之曰、何不ㇾ早降。顏曰、卿無狀、侵ㇾ奪我州。我州但有ㇾ斷頭將軍、無ㇾ降將軍。
嵇紹、以ㇾ身捍ㇾ惠帝、遂遇ㇾ害。血濺ㇾ帝衣。
管寧、避ㇾ漢末亂、居ㇾ遼東二十年。守ㇾ清白、在ㇾ家常著ㇾ皂帽。
東晉祖逖、渡ㇾ江中流擊楫誓曰、吾生不ㇾ能ㇾ清ㇾ中原、而復濟者、有ㇾ如ㇾ此江。
擊ㇾ賊笏、唐段秀實以ㇾ笏擊ㇾ賊朱泚。
磅礴、廣被也。充塞也。
地維天柱、謂ㇾ天

一。一。垂ㇾ丹。青。」在ㇾ齊太史簡。
在ㇾ秦張良椎。在ㇾ晉董狐筆。
在ㇾ漢蘇武節。爲ㇾ嚴將軍頭、
爲ㇾ嵇侍中血、爲ㇾ張睢陽齒、爲ㇾ顏常山舌。
或爲ㇾ遼東帽、清操厲ㇾ冰雪。或爲ㇾ出師表、
鬼神泣ㇾ壯烈。或爲ㇾ渡ㇾ江楫、慷慨吞ㇾ胡羯。
或爲ㇾ擊ㇾ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ㇾ磅礴、
凜烈萬古存。當ㇾ其貫ㇾ日月。生死安足ㇾ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ㇾ命、
道義爲ㇾ之根。」嗟予遘ㇾ陽九、隸也實不ㇾ力。
楚囚纓ㇾ其冠。傳車送ㇾ窮北。鼎鑊甘如ㇾ飴、
求ㇾ之不ㇾ可ㇾ得。陰房闃ㇾ鬼火、春院閟ㇾ天黑。
牛驥同ㇾ一ㇾ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ㇾ霧露、
分ㇾ作ㇾ溝中瘠。如ㇾ此再暑寒。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場、爲ㇾ我安樂國。豈有ㇾ佗繆巧。
陰陽不ㇾ能ㇾ賊。顧ㇾ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ㇾ極。哲人日已遠。
典刑在ㇾ宿昔。風簷展ㇾ書讀、古道照ㇾ顏色。

和文天祥正氣歌並序

藤田彪

彪年八九歲、受ㇾ文天祥正氣歌於ㇾ先君子。先君子每

地之大道也。陽九、謂厄運。隸也、天祥自謂也。楚囚、楚之囚人。鍾儀南冠而繫。天祥自比楚囚。春院、牢獄也。沴、音麗、惡氣也。耿耿、光明貌。先君子、亡父幽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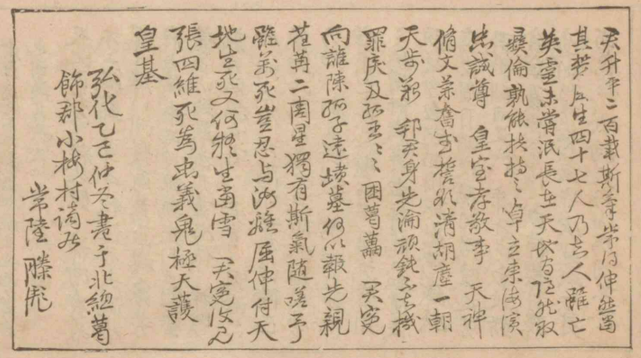
公、德川齊昭也、天保十三年、齊昭幽閉於駒籠邸、東湖禁錮於小梅別墅。

和文天祥正氣歌并序

彪年八歲受文天祥正氣歌於先君子、子誦之、引盃擊節、慷慨奮發、談說奮發、談說正氣之所以塞於天地、必推本之於忠孝大節、然後止。距今三十餘年、凡古人詩文、少時所誦、十忘七八。至於天祥歌、則歷歷暗記、不遺一字。而先君子言容、宛然猶在心目。」彪性善病。去歲從公駕而來也、方患感冒、力疾上途。及公獲罪、彪亦就禁錮。風窗雨室、濕邪交侵、菲衣疏食、飢寒竝至。其辛楚艱苦、常人所難

之云乎哉。天祥曰、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庸其說曰、正氣者、道義之所積也。夫發然而後所謂正氣者、奮萬世而不變者也。極天地而不易者也。因誦其歌、又和之以自歌之曰

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秀為不二嶽、巍巍聳千秋。注為大瀛水、洋洋環八洲。發為萬朵櫻、象芳難與儔。凝為百錬鐵、銳利可割鑱。董臣皆然罪、武夫盡好仇。神州孰夷陷、拔劍有天皇。風沴亦合、明懷伴太陽。不世奇隆正氣時吐光。乃參大連議、侃侃排豐雲。乃助明主斷、談笑焚伽藍。中郎嘗用之、宗社盤石安。清丸嘗用之、妖僧所膽寒。勿拜龍口劍、虜使頭正分。勿起西州視、烟濤蹴妖氣。志賀月明夜、陽為鳳輦巡。芳野戰酣日、又代帝子屯。或投鎌倉窟、憂憤正慎。或伴櫻井驛、遺訓何懸然。或守伏見城、一身尚為軍。或狥天目山、幽囚不忘堪。而宿痾頓愈、體氣頗佳。睥睨宇宙、叨與古人相期者、蓋資於天祥歌為多。夫天祥值宋社之傾覆、身囚於胡虜、實臣子之至變。若彪被幽、則特一時之奇禍。其事與跡、皆大不同。然古人有云、死生亦大矣。今彪之困阨、既已若此。而人猶或不以慊於意。曰、何不速賜死。曰、何不早自裁。彪之所以出入於死生閒、亦復如此。而頑乎不變、自信愈厚者、


天升平二百載斯季常同仲無當
其誓無生四十七人乃志人雖亡
英靈未嘗泯長在天地有正氣叙
彝倫孰能抗持之卓立東海濱
忠誠尊 皇室孝敬事 天神
脩文兼奮書誓死清胡塵一朝
天步移 邦天身先淪頑鈍不去機
罪戾及西王〻〻困葛藟 天寃
向誰陳孤子遠墳墓何以報先親
荏苒二周星獨有斯氣隨嗟予
雖萬死豈忍与沈淫屈伸付天
地生死又何然生南雪 天寃攸見
張四維死為忠義鬼極天護
皇基
弘化乙巳仲冬書于北總葛
飾郡小梅村謫居
常陸 隣虎

未始不與天祥同也。」嗚呼、彪之生死、固不足道。至於公之進退、則正氣之屈伸、神州之汙隆繫焉。豈特一時奇禍之云乎哉。天祥曰、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余廣其說曰、正氣者、道義之所積、忠孝之所發。然彼所謂正氣者、秦・漢・唐・宋、變易不一。我所謂正氣者、亙萬世而不變者也。極天地而不易者也。因誦天祥歌、又和之、以自歌。歌曰、

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秀爲不二嶽、

中郎、中臣鎌足。

藤原師賢、乘鳳輦、適延暦寺、脫後醍醐天皇。

巍巍聳千秋。注爲大瀛水。洋洋環八洲。
發爲萬朶櫻、衆芳難與儔。凝爲百鍊鐵、
銳利可斷鍪。藎臣皆熊羆、武夫盡好仇。
神州誰君臨。萬古仰天皇。皇風洽六合、
明德侔太陽。不世無汙隆。正氣時放光。
乃參大連議。侃侃排瞿曇。乃助明主斷、
燄燄焚伽藍。中郎嘗用之、宗社盤石安。
清丸嘗用之、妖僧肝膽寒。忽揮龍口劍、
虜使頭足分。忽起西海颶、怒濤殲妖氛。
志賀月明夜、陽爲鳳輦巡。芳野戰酣日、

帝子、護良親王。屯、音チュン、艱也。謂村上義光代死。
憤憫、憂貌。
天目山、指小宮山友信。伏見城、指鳥居元忠。

又代帝子屯。或投鎌倉窟、憂憤正憫憫。
或伴櫻井驛、遺訓何慇懃。或殉天目山、
幽囚不忘君。或守伏見城、一身當萬軍。
承平二百歲、斯氣常獲伸。然當其鬱屈、
生四十七人。乃知人雖亡、英靈未嘗泯。
長在天地閒、凜然敍彝倫。誰能扶持之、
卓立東海濱。忠誠尊皇室、孝敬事天神。
修文兼奮武、誓欲清胡塵。一朝天步艱、
邦君身先淪。頑鈍不知機、罪戾及孤臣。
孤臣困葛藟。君寃向誰陳。

汝、指正氣。

何以報先親。荏苒二周星、獨有斯氣隨。
嗟予雖萬死、豈忍與汝離。屈伸付天地、
生死又奚疑。生當雪君寃、復見張綱維。
死爲忠義鬼、極天護皇基。（晩年定稿）

陶淵明

晉書本傳

陶潛字淵明、潯陽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後復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僕給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

潯陽、宋郡、今江西省九江府。
少日、不多日也。
彭澤、縣名、今九江府湖口縣。

之在官八十日郡督郵至。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劉裕已篡國國號宋自以先世爲晉輔恥事二姓遂不復仕。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修刪）

五斗米、縣令俸。
日食三五斗、晉一升當我一合零三撮。
劉裕、宋高祖也。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惆悵、失意貌。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晨光、日景也。熹、微陽也。
蔣詡、舍中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淵明亦開三徑。
矯、舉也。
窈窕、深長貌。

休、死也。委心、謂委付心於自然、任去留、謂從性命之去留。

遑遑、有求而未得貌。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孟子抄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篇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

類、比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握之也。

天爵、以德、人爵、以祿。

要、求也。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告子上篇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告子上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篇

孟子曰、士窮不ㇾ失ㇾ義。達不ㇾ離ㇾ道。窮不ㇾ失ㇾ義。故士得ㇾ己焉。達不ㇾ離ㇾ道。故民不ㇾ失ㇾ望焉。古之人得ㇾ志、澤加ニ於民一。不ㇾ得ㇾ志、修ㇾ身見ニ於世一。窮則獨善ニ其身一、達則兼善ニ天下一。

盡心上篇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ニ襁褓一知ニ孩笑一、可ニ提抱一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ニ不ㇾ學而能一者、其良能也。所ニ不ㇾ慮而知一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ㇾ不ㇾ知ㇾ愛ニ其親一也。及ニ其長一也。無ㇾ不ㇾ知ㇾ敬ニ其兄一也。親ㇾ親仁也。敬ㇾ兄義也。無ㇾ他。達ニ之天下一也。

盡心上篇

孟子曰、舜之居ニ深山之中一、與ニ木石一居、與ニ鹿豕一遊。其所ニ以異一於深山之野人一者幾希。及ニ其聞一善言一、見ニ一善行一。若ニ決ニ江河一沛然。莫ニ之能禦一也。

盡心上篇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ニ王也一。

齊桓公、音文公、皆霸ニ諸侯一者。

道、言也。

以、已通用。

牽牛　孟子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ニ得聞一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ニ道ニ桓文之事一者。是以後世無ニ傳焉一。臣未ニ之聞一也。無ㇾ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ニ以王一矣。曰、保ㇾ民而

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

王、謂王天下之道。
胡齕、齊臣。
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郤也。
觳觫、恐懼貌。
愛、猶吝也。
以上第一段、是許王不忍之心、可以致王。
異、怪也。
隱、痛也。
擇、猶分也。

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

傷、害也。言無害於道理也。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
以上第二段、是啓王察識此不忍之心。
詩、小雅巧言之篇。
戚戚、心動貌。
復、白也。
鈞、三十斤。

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形狀也。

挾以腋持物也。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

以上第三段是啓王擴充此不忍之心。構結也。

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辟開廣也。

莅臨也。

若如此也。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盍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産

集、合也。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以上第四段、是言不能擴充、由於興兵以求大欲。

恆、常也。產、生業也。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

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輕、猶易也。

贍、足也。

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

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庠序、皆學名。
申、重也。
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
以上第五段、是言擴充不忍之心、則大欲可遂、其本在制民產。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篇

四端　孟子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乍、猶忽也。
怵惕、驚懼貌。
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
內、讀爲納。結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聲、名也。
端緒也。
四體、四肢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篇

大丈夫　孟子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ニ誠大丈夫一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レ爲ニ大丈夫一乎。子未レ學レ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レ之。女子之嫁也、母命レ之。往送ニ之門一、戒レ之曰、往之ニ女家一、必敬必戒、無レ違ニ夫子一。以レ順爲レ正者、妾婦之道也。居ニ天下之廣居一、立ニ天下之正位一、行ニ天下之大道一。得レ志與レ民由レ是、不レ得レ志獨行ニ其道一。富貴不レ能レ淫。貧賤不レ能レ移。威武不レ能レ屈。此之謂ニ大丈夫一。

蓋言ニ二子阿諛苟容、竊取ニ權勢一、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ニ大丈夫之事一也。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舍生而取義

滕文公下篇

孟子

熊掌、熊蹯也。以喩レ義。魚、以喩レ生。

孟子曰、魚我所レ欲也。熊掌亦我所レ欲也。二者不レ可レ得レ兼、舍レ魚而取ニ熊掌一者也。生亦我所レ欲也。義亦我所レ欲也。二者不レ可レ得レ兼、舍レ生而取レ義者也。生亦我所レ欲。所レ欲有レ甚ニ於生一者。故不レ爲ニ苟得一也。死亦我所レ惡。所レ惡有レ甚ニ於死一者。故患有レ所レ不レ辟也。如使ニ人之所レ欲、莫レ甚ニ於生一、則凡可ニ以得一レ生者、何不レ用也。使ニ人之所レ惡、莫レ甚ニ於死一者、則凡可ニ以辟一レ患者、何不レ爲也。由レ是則生而有レ不レ用也。由レ是則可ニ以辟一レ患。而有レ不レ爲也。是故所レ欲有レ甚ニ於生一者。所レ惡有レ甚ニ於死一者。非ニ獨賢者有一レ是心一也。人皆有レ之。賢者能勿レ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レ之則生。弗レ得

噑爾咄啐之貌。蹴踐踏也。鍾、量名、受二六斛四斗一。萬鍾於レ我何加、言於レ我身一無二所增益一也。

則死。噑爾而與レ之、行レ道之人弗レ受。蹴爾而與レ之、乞人不レ屑也。萬鍾則不レ辨二禮義一而受レ之。萬鍾於レ我何加焉。爲下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レ識窮乏者得レ我與。鄉爲二身死一而不レ受。今爲二宮室之美一爲レ之。鄉爲二身死一而不レ受。今爲二妻妾之奉一爲レ之。鄉爲二身死一而不レ受。今爲二所レ識窮乏者得レ我而爲レ之。是亦不レ可レ已乎。此之謂レ失二其本心一。

告子上篇

論語抄

子曰、學而時習レ之。不二亦說（カラ）一乎。有レ朋自二遠方一來。不二亦樂一乎。人不レ知而不レ慍。不二亦君子一乎。學而篇

說、悅同。

慍、含二怒意一。

曾子曰、吾日三省二吾身一。爲レ人謀而不レ忠乎。與二朋友一交而不レ信乎。傳不レ習乎。學而篇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盡二己之謂一レ忠、以レ實之謂レ信。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レ衆而親レ仁。行有二餘力一、則以學レ文。學而篇

文、謂二四書六藝之文一。

子曰、君子食無レ求レ飽、居無レ求レ安、敏二於事一而愼二於言一、就二有道一而正焉。可レ謂レ好レ學也已。學而篇

不レ求二安飽一者、志有レ在而不レ暇及也。

子曰、見レ賢思レ齊焉、見二不賢一而內自省也。里仁篇

子曰、德不レ孤、必有レ鄰。里仁篇

哀公問、弟子孰爲レ好レ學。孔子對曰、有二顏回者一好レ學。不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

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貌。兢兢、戒謹貌。

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雍也篇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泰伯篇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罕篇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顔淵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顔淵篇

諒、信實也。便辟、謂習於容儀順於人者。便佞、謂習於口語無實者。

色、見於面者。貌、擧身而言。

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季氏篇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季氏篇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衞靈公篇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堯曰篇

孔子世家贊　　史記

景行、大道也。

折、斷也、折中、斷定中正之理也。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改修新編漢文讀本卷五終

大正十一年一月十日　文部省檢定濟　中學校漢文科用

大正六年一月十七日　修訂再版印刷
大正六年一月二十日　修訂再版發行
大正十年十月一日　改修印刷
大正十年十月六日　改修發行
大正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改修再版印刷
大正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改修再版發行

改修新編漢文讀本

定價	
卷一	金參拾錢
卷二	金參拾參錢
卷三	金參拾六錢
卷四	金參拾七錢
卷五	金四拾參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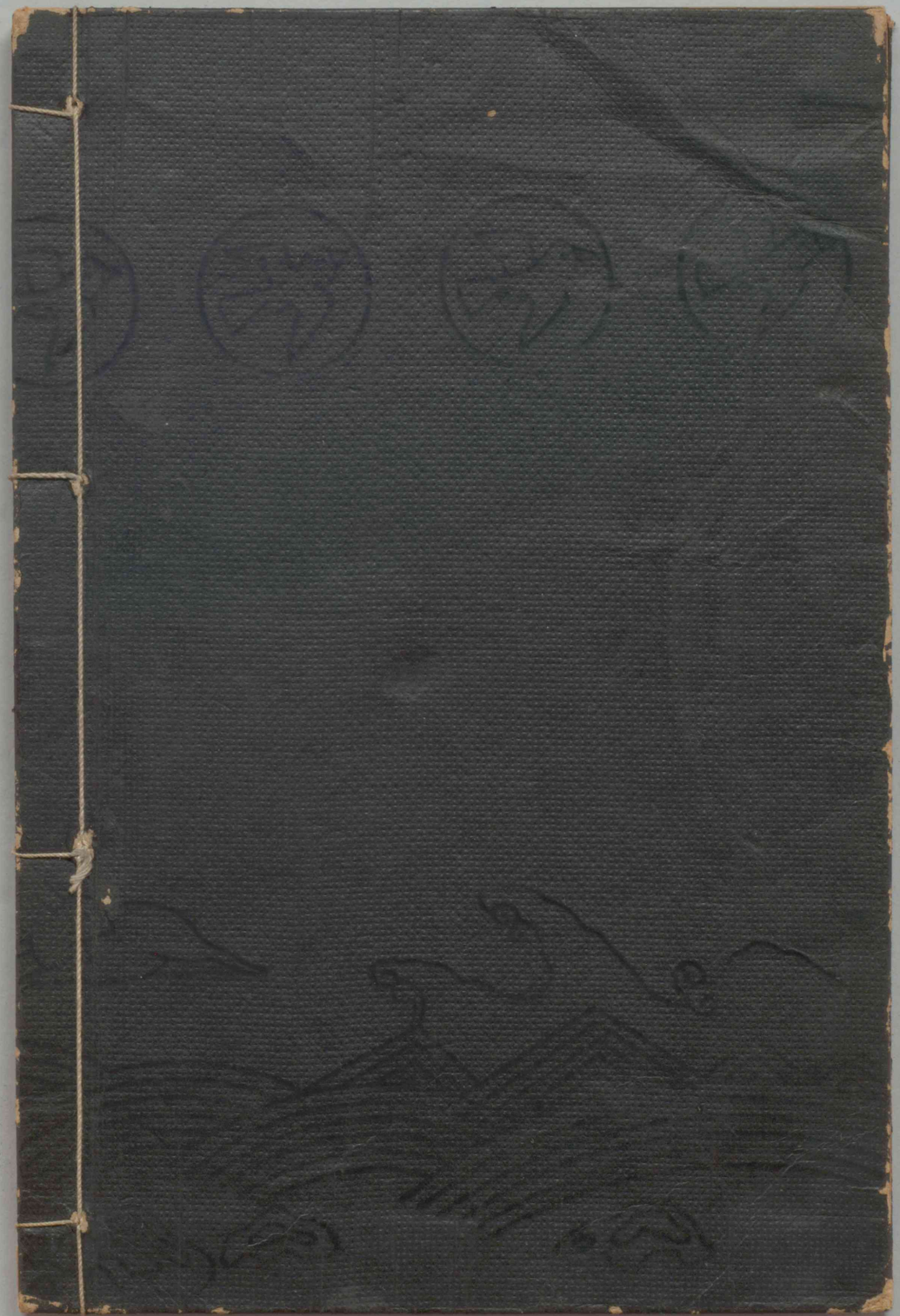
大正十二年度臨時定價	
卷一	金五拾壹錢
卷二	金五拾六錢
卷三	金六拾壹錢
卷四	金六拾參錢
卷五	金七拾參錢

不許複製

編纂者　簡野道明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株式會社明治書院　取締役社長　三樹一平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綾部喜久二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宮本印刷所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株式會社明治書院　長電話神田二三九八番